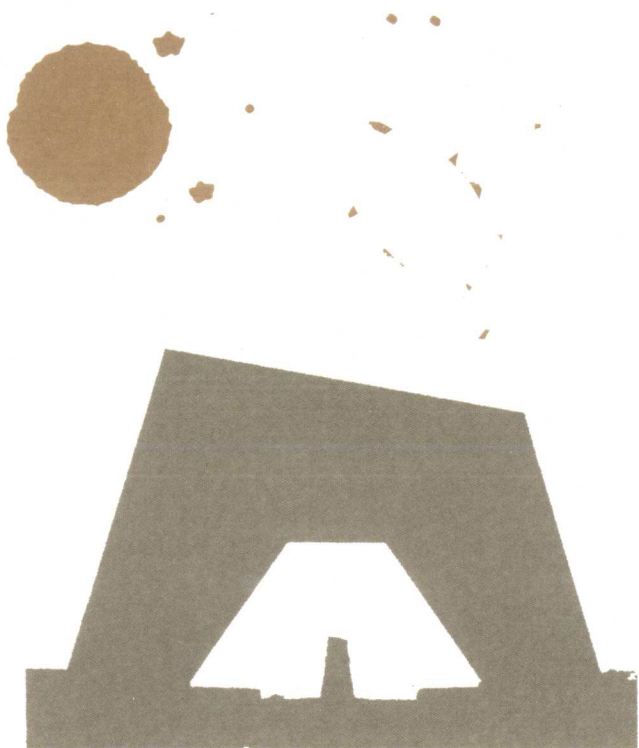




苏童

枫杨树山歌

苏童

枫杨树山歌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枫杨树山歌 / 苏童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624-5962-0
I. ① 枫… II. ① 苏…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11397号



枫杨树山歌 FengYangShu ShanGe

苏童 著

责任编辑 高雅洁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0030)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A区) 内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46千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962-0 定价: 2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录

001	罍粟之家
061	1934 年的逃亡
111	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123	逃
135	祖母的季节
145	祭奠红马
157	外乡人父子
169	桂花树之歌
183	三盏灯
231	十九间房

罍粟之家

仓房里堆放着犁耙锄头一类的农具，齐齐整整倚在土墙上，就像一排人的形状。那股铁锈味就是从它们身上散出来的。这是我家的仓房，一个幽暗的深不可测的空间。老奶奶的纺车依旧吊在半空中，轱辘与叶片四周结起了细细的蛛网。演义把那架纺车看成一只巨大的蜘蛛，蜘蛛永恒地俯瞰着人的头顶。随着窗户纸上的阳光渐渐淡薄，一切杂物农具都黯淡下去，只剩下模糊的轮廓，你看上去就像一排人的形状。天快黑了。演义的饥饿感再次袭来，他朝门边跑去，拼命把木扉门推推推，他听见两把大锁撞击了一下，门被爹锁得死死的，推不开。

“放我出去。我不偷馍馍吃了！”

演义尖声大叫。演义蹲下去凑着门缝朝外望。大宅里站着一群长工和女佣。他们似乎有一件好事高兴得跟狗一样东嗅西窜的。演义想他们高兴什么呢，演义用拳头砸着门，门疯狂地响着。他看见天空里暮色像铁块一样落下来，落下来。演义害怕天黑，天一黑他就饥肠辘辘，那种饥饿感使演义变成暴躁的野兽，你听见他的喊声震撼着 1930 年的刘家大宅。演义摇撼着门喊：

“放我出去。我要吃馍。”

有人朝仓房这边看。演义想他们听见了为什么不来开锁？演义从他们的嘴上判断他们在骂饿鬼。饿鬼饿鬼早晚要把你们杀了。演义用脑袋撞着门。有个女佣腰上挂了一串钥匙走过来了。两把铁锁落下来，绛紫色的晚光迎面扑来，演义捂着眼睛摇晃了一下，那是因为光的逆差，你看见演义抓起一根杂木树棍顶在女佣的肚子上。这是他对付他们的习惯（这个动作以后将重复出现）。

“我杀了你。”演义说。

“别闹，大少爷。”女佣边退边说，“快去看你娘生孩子。”

“什么？”

“生孩子。往后你更没用了。”女佣摇着钥匙丁丁当当地逃去，回头对演义笑，“那是陈茂的种呀！”

这一年演义八岁。演义把杂木树棍插在泥地上，然后站在上面，他的核桃般的身体随着树棍摇晃。暮色沉沉压在一顶小葫芦帽上。头顶很疼，饥饿从头顶上缠下来缠满他的身体。演义的耳朵突然颤了一下，他听见娘的屋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演义以为是一只猫在娘的屋里叫。

坐在红木方桌前喝酒的两个男人，一个已经老了，一个还很年轻。老的穿白绸子衣裤，脸越喝越红，嘴角挂满腌毛豆的青汁。年轻的坐立不安，腰间挂着的铜唢呐不时撞到桌上。那是长工陈茂，你可以从那把铜唢呐上把他从长工堆里分辨出来。他的一只手抓着酒盅，另一只手始终抚摸在裆部，那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动作，内涵丰富却常被人忽略。

“是个男孩，叫沉草。”刘老侠说。

“男孩。恭喜老爷了。”

“你想去看看吗？”

“不知道。”长工陈茂站起身，他朝前走了两步又往后退一步，他突然意识到问题：老地主是笑着的。老地主的笑对他来说吉凶难卜。陈茂转过脸探询地望着刘老侠。他说，“去不去？”你听不出来他是问刘老侠还是问自己。

“狗！”刘老侠果然大喝一声。他手里的酒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砸向陈茂。陈茂看见自己的胸口爬上一块圆形酒渍，仿佛一只油虫在爬。他觉得胸口又热又疼。

“滚回来！”刘老侠说。

陈茂回到桌前时被刘老侠啐了一巴掌。陈茂没躲，只是感觉到那只油虫爬到他脸上来了。陈茂站着浑身发黏。他看见刘老侠踢翻了桌子椅子，哐唧唧一阵响。刘老侠扼住了陈茂的喉咙，他说，“陈茂，一条狗。你说你是我的一条狗。”陈茂的光脚踩在一碗毛豆上，喉咙被卡住含糊地重复，“我说你是我的一条狗。”“笨蛋，重说。”喉咙被扼得更紧了。陈茂英俊的脸憋得红里发紫。他拼命挣脱开那虬枝般苍劲的手，他喘着粗气说：“我说，陈茂是你的一条狗。”

长工陈茂穿过堂屋往外走，经过翠花花的屋子，他闻见翠花花的屋里散发出一种血的腥香混杂女人下体的气味。那些气味使他头晕。陈茂站在大宅的门槛上朝外面的长工女佣们做了个鬼脸。他用三根手指配合做了一个猥亵动作。那些人在墙角边嘻嘻地笑。陈茂自己也笑，他脱下酒渍斑斑的布衫，放到鼻子下嗅。酒气消失了。

他看见自己的铜唢呐在腰上熠熠闪光。他抓起来猛地一吹，他听见自己的铜唢呐发出一种茫然的聲音，呜呜呜地响。

陈茂吹着唢呐去下地。那天跟平日一样，陈茂在刘家的罌粟地里锄草，锄完草又睡了一觉。在熹微的晨光中他梦见一个男婴压在头顶上，石头似的撞碎了他的天灵盖。

枫杨树乡村绵延五十里，五十里黑土路上遍布你祖先的足迹。几千年了，土地被人一遍遍垦殖着从贫瘠走向丰厚。你祖先饿殍仙游的景象到三十年代不再出现。三十年代初枫杨树的一半土地种上了奇怪的植物罌粟，于是水稻与罌粟在不同的季节里成为乡村的标志。外乡人从各方迁徙而来，枫杨树成了你的乡土。

你总会看见地主刘老侠的黑色大宅。你总会听说黑色大宅里的衰落历史，那是乡村的灵魂使你无法回避，这么多年了人们还在一遍遍地诉说那段历史。

祖父把农舍盖在河左岸的岸坡上，窗户朝向河水，烟囱耸出屋顶，象征着男人和女人组合的家庭。父亲晨出晚归在水稻与罌粟地里劳作，母亲把鸡鸭猪羊养在屋后的栏厩里，而儿子们吃着稀粥和咸菜，站在河边凝望地主刘老侠的黑色大宅。枫杨树人体格瘦小而灵巧，脸上有一种相似的满足慵懒的神情。1949年前大约有一千名枫杨树人给地主刘老侠种植水稻与罌粟，佃农租地缴粮，刘老侠赁地而沽，成为一种生活定式。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乡村。

祖父告诉孙子，枫杨树富庶是因为那里的人有勤俭持家节衣缩食的乡风。你看见米囤在屋里堆得满满的，米就是发霉长蛆了也是粮食，不要随便吃掉它。我们都就着咸菜喝稀粥，每个枫杨树人都这样。地主刘老侠家也这样。祖父强调说，刘老侠家也天天喝稀

粥，你看见他的崽子演义了吗？他饿得面黄肌瘦，整天哇哇乱叫，跟你一样。

家谱上记载着演义是刘老侠第五个孩子了。前面四个弃于河中顺水漂去了，他们像鱼似的没有腿与手臂，却有剑形摆尾，他们只能从水上顺流漂去了。演义是荒乱年月中唯一生存下来的孩子。乡间对刘老侠的生殖能力有一种说法，说血气旺极而乱，血乱没有好子孙。这里还含有另一层隐秘的意义。演义是他爹他娘野地媾合的收获，那时候刘家老太爷尚未暴毙，翠花花是他的姨太太，那时候刘老侠的前妻猫眼女人还没有溺死在洗澡的大铁锅里，演义却出世了。

家谱记载演义是个白痴。你看见他像一只刺猬滚来滚去，他用杂木树棍攻击对他永远陌生的人群。他习惯于一边吞食一边说：我饿我杀了你。

你可以发现演义身上因袭着刘家三代前的血液因子。历史上的刘家祖父因为常常处于饥饿状态而练就一副惊人的胃口，一人能吃一头猪。演义的返祖现象让刘家人警醒，他们几乎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去夺下演义手里的馍。很长一段时间里演义迷恋着一只黑陶瓮，陶瓮有半人高，放在他娘翠花花的床后，床后还有一只红漆便桶，那两种容器放在一起，强烈地刺激他的食欲，演义看见瓮盖上撒着一层细细的炉灶灰，他揭开瓮盖把里面的馍藏在胸口跑出去，一直跑到仓房外的木棚子山上。有人站在那里劈棚子。劈棚子的人是演义的叔叔刘老信。你看见刘家叔侄俩坐在木棚子山上狼吞虎咽的模样总是百思不得其解。

演义总是把指印留在瓮盖上。演义看见爹拎着鞋追过来，爹抓住他的头发问：“今天偷了几块？”演义使劲咽着馍说，“没偷，我饿。”演义听见爹的鞋掌响亮地敲击他的头顶。头顶很疼。“今天偷了几块？”“不知道。我饿。”“你还给谁吃了？”“给叔，他也饿。”演义抱住他的头顶，他看见爹从木棚子山上走下去，木棚子散了倒下去一地。爹拎着鞋说，“饿鬼，全是饿鬼。刘家迟早败在你们的嘴上。”

坐在木棚子山上的两个人，一个是白痴演义，另一个是他的叔叔刘老信。在刘家大宅中叔侄俩的亲密关系显得奇特而孤独。人们记得刘老信从不与人说话，他只跟木棚子和白痴演义说话，而演义唯有坐在他叔身旁，才表现出正常的智力和语言习惯，那是一种异秉诱发的结果。那时候刘老信已不年轻，脸上长满紫色癍疤，他坐在木棚子山上显得悲凉而宁静，他对白痴演义叙说着，许多叔侄对话有助你进入刘家历史的多层空间。

“你爹是个强盗。他从小就抢别人的东西。”

“强盗抢人的东西。爹也抢我的馍。”

“你爹害死了我爹，抢了翠花花做你娘。”

“我从娘的胳膊窝里掉下来的。”

“你们一家没个好东西，迟早我要放火，大家都别过。”

“放火能把家烧光吗？”

“能。只要狠，一把火把你们都烧光。”

“把我也烧光吗？”

“对，杂种。我不烧死你他们也迟早会杀了你。”

“杀了我我就不饿了。”

在这段历史中刘老信不是主要人物。我只知道他是早年间闻名枫杨树乡村的浪荡子，他到陌生的都市，妄想踩出土地以外的发财之路，结果一事无成只染上满身的梅毒大疮。归乡时刘老信一贫如洗，搭乘的是一只贩盐船。据说左岸的所有土地在十年内像鸽子回窠般地汇入刘老侠的手心，最后刘老侠花十块大洋买下了他弟弟的坟地，那是一块向阳的坡地，刘老侠手持单铤将它夷平，于是所有的地都在河两岸连成一片了。

刘家弟兄间的土地买卖让后人瞠目结舌，后人无法判断功过是非，你要注意的是人间沧桑的歧异之处。刘家兄弟最后一笔买卖是在城里妓院办完的。贩盐船路过枫杨树给刘老侠捎话，“刘老信快烂光了，刘老信还有一亩坟茔地可以典卖。”刘老侠赶到城里妓院的时候他弟弟浑身腐烂，躺在一堆垃圾旁。弟弟说，“把我的坟地给你，送我回家吧。”哥哥接过地契说，“画个押我们就走。”刘老侠把弟弟溃烂的手指抓过来摁到地契上，没用红泥用的是脓血。刘老侠背着他弟弟找到那只贩盐船后把他扔上船，一切就结束了，刘家的血系脉络由两支并拢成一支，枫杨树人这样说。他们还说刘老信其实是毁在自己的鸡巴上了，那是刘家人的通病，但是什么东西也毁不了刘老侠，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檐上的一片瓦、地里的一棵草都卖给刘老侠。

白痴演义记得木棚子山上的叔叔很快就消失了。

第二年刘老信死于火堆中，上下竟无人知晓。火在木棚子山上燃烧的时候只有演义是目击者。演义满脸黑烟拖着一个麻袋从仓房那里出来，演义把麻袋放在台阶上对着麻袋呜呜大哭。佃户和女佣们头一次听见演义哭。他们把麻袋上的绳结打开，看见刘老信已

经被火烧得焦糊了，僵硬的身体发出木材的清香。他的嘴被半只馍塞住，面目很古怪。演义一边哭一边说，“他饿，我给他吃半只馍，他怎么不咽进去呢？”

他们跑到后院看见木棚子山已经燃烧掉了一半，谁也不知道火是什么时候烧起来的。没有人看见火就烧起来了。

家谱记载，刘老信死于1933年十月初五。

木匠们钉好了一口薄皮棺材，四个长工把刘老信抬到右岸大坟场埋葬。听见风吹动白幡，听见丧号戛然而止，死者入土了。那是一种简陋的丧葬，也是发生在刘家大宅的旷世奇事。所有枫杨树人都知道刘老信纵火未成反被烧死的故事。祖父对孙子说起刘老信的奇死时最后总是说：

“别去惹刘老侠。你要放火自己先把自己烧了。”

诞生于故事开首的婴儿一旦长大将成为核心人物，这在家族史中是不言而喻的。

许多年以后沉草身穿黑呢制服手提一口鹿皮箱子从县立中学的台阶上向我们走来。阳光呈丝网状在他英俊白皙的脸上跳跃，那是四十年前的春天，刘沉草风华正茂告别他的学生生涯，心中却忧郁如铁。他走过一片绿草坪，穿过两个打网球的女学生中间，看见一辆旧式马车停在草坪尽头。家里来人了。沉草的脚步滞重起来，他的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掏着，掏出一只网球。网球是灰色的，它在草地上滚动着，很快在草丛中消失不见了。有一种挥手自兹去的苍茫感情压在沉草瘦削的双肩上，他缩起肩膀朝那辆马车走。他觉得什么东西在这个下午遁走了，就像那只灰色的网球。沉草一步三回

头。他听见爹在喊，“沉草你看什么？回家啦。”沉草说，“那只球不见了。”

爹来接他回家。赶车人是长工陈茂。沉草看见马车上残存着许多干草条子，他知道爹进城时一定捎卖了一车干草。沉草坐在干草上抱住膝盖，他听见爹喊，“陈茂，上路了。”县中的红房子咯咚咯咚地往后退。后来沉草回忆起那天的归途充满了命运的暗示。马车赶上了一条岔路，归家的路途变得多么漫长，爹让他饱览了五百亩田地繁忙的春耕景色。一路上猩红的罌粟花盛开着，黑衣佃户们和稻草人一起朝马车呆望。沉草心烦意乱，听见胶木轮子辘辘地滚过黄土大道。长工陈茂的大草帽把椭圆形阴影投射在车板上。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贴着胶木轮子发出神秘的回声。

马车赶上岔路必须经过火牛岭。沉草记得他就是这样头一次见到了姜龙的土匪。在火牛岭半山腰的桦树林子里，有一队骑马的人从树影中驰过。沉草听见那些人粗哑的嗓音像父亲一样呼唤他的名字：

“刘沉草，上山来吧。”

第二天起了雾，丘陵地带被一片白蒙蒙的水汽所湿润，植物庄稼的茎叶散发着温熏的气息。这是枫杨树乡村特有的湿润的早晨，五十里乡土美丽而悲伤。沿河居住的祖孙三代在鸡啼声中同时醒来，他们从村庄出来朝河两岸的罌粟地里走。雾气久久不散，他们凭借耳朵听见地主刘老侠的白绸衣衫在风中飒飒地响，刘老侠和他儿子沉草站在蓑草亭子里。

佃户们说，“老爷老了，二少爷回来了。”

沉草面对红色罌粟和佃户时的表情是迷惘的。沉草缩着肩膀，一只手插在学生装口袋里。那就是我家的罌粟，那就是游离于植物课教程之外的罌粟，它来自父亲的土地却使你脸色苍白就仿佛在噩梦中浮游。四野四处翻腾着罌粟强烈的熏香，沉草发现他站在一块孤岛上，他觉得头晕，罌粟之浪哗然作响着把他推到一块孤岛上，一切都远离你了，唯有那种置人死地的熏香钻入肺腑深处，就这样沉草看见自己瘦弱的身体从孤岛上浮起来了。沉草脸色苍白，抓住他爹的手。沉草说，爹，我浮起来了。

罌粟地里的佃户们亲眼目睹了沉草第一次晕厥的场面。后来他们对我描述二少爷的身体是多么单薄，二少爷的行为是多么古怪，而我知道那次晕厥是一个悲剧萌芽，它奠定刘家历史的走向。他们告诉我刘老侠把儿子驮在背上，经过河边的罌粟地。他的口袋里响着一种仙乐般琅琅动听的声音，传说那是一串白金钥匙，只要有了其中任何一把白金钥匙，你就可以打开一座米仓的门，你一辈子都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

你没有见过枫杨树的蓑草亭子。

蓑草亭子在白雾中显出它的特殊的造型轮廓。男人们把蓑草亭子看成一种男性象征。祖父对孙子说，那是刘老侠年轻时搭建的，风吹不倒雨淋不倒，看见它就想起世间沧桑事。祖父回忆起刘老侠年轻时的多少次风流，地点几乎都在蓑草亭子里。刘老侠狗日的干坏了多少枫杨树女人！他们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交媾，从不忌讳你的目光。有人在罌粟地埋伏着谛听声音，事后说，你知道刘老侠为什么留不下一颗好种吗？都是那个蓑草亭子。蓑草亭子是自然的虎口，它把什么都吞咽掉了，你走进去走出来浑身就空空荡荡了。

好多年以后枫杨树的老人仍然对蓑草亭子念念不忘，他们告诉我刘家祖祖辈辈的男人都长了一条骚鸡巴。

“那么沉草呢？”我说。

“沉草不。”他们想了想说。

沉草在刘氏家族中确实与众不同，这也是必然的。

沉草归家后的头几天在昏睡中度过，当风偶尔停息的时候罌粟的气味突然消失了，沉草觉得清醒了许多。他从前院走到后院，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人坐在仓房门口，啃咬一块发黑的硬馍。

沉草站住看着演义啃馍。沉草从来不相信演义是他的哥哥，但他知道演义是家中另一个孤独的人。沉草害怕看见他，他从那张粗蛮贪婪的脸上发现某种低贱的痛苦，它为整整一代枫杨树人所共有，包括他的祖先亲人。但沉草知道那种痛苦与他格格不入，一脉相承的血气到我们这一代就迸裂了。沉草想，他是哥哥，这太奇怪了。

罌粟花的气味突然消失了，阳光就强烈起来，沉草看见演义从台阶上蹦起来，像一个肮脏的球体。沉草看见演义手持杂木树棍朝他扑过来，他想躲避却力不从心，那根树棍顶在他的小腹上。

“演义你干什么？”

“你在笑话我。”

“没有。我根本不想惹你。”

“你有馍吗？”

“我没有馍。馍在爹那儿你问他要。”

“我饿。给我馍。”

“你不是饿，你是贱。”

“你骂我我就杀了你。”

沉草看见演义扔掉了杂木树棍，又从腰间掏出一把柴刀。演义挥舞着柴刀。你从他的怒狮般的目光中可以感受到真正的杀人欲望。沉草一边后退一边凝视着那把柴刀。他不知道演义怎么找到的柴刀。刘家人都知道演义从小就想杀人，爹吩咐大家把刀和利器放在保险的地方，但是你不明白演义手里为什么总有刀或者斧子。刀在演义的手里使你感受到真正的杀人欲望。沉草一边后退一边猛喝一声：“谁给你的柴刀？”他看见演义愣了愣，演义回头朝仓房那里指，“他们！”

仓房那里有一群长工在舂米。沉草朝那边望，但阳光刺花了眼睛。沉草不想看清他们的脸，一切都使我厌恶。木杵捣米的声音在大宅里响着，你只要细心倾听就可以分辨出那种仇恨的音色。沉草把手插在衣服口袋里离开后院，他相信种种阴谋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他们恨这个家里的人，因为你统治了他们。你统治了别人别人就恨你，要消除这种仇恨就要把你的给他，每个人都一样了恨才可能消除。沉草从前在县中的朋友庐方就是这样说的。庐方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基于这个观点产生的。沉草想那不可能你到枫杨树去看看就知道了。沉草缩着肩膀往前院走，他听见长工在无始无终地舂米，听见演义在后院喊“娘，给我吃馍”。所有的思想和主义离枫杨树都很遥远，沉草迷惘的是他自己。他自己是怎么回事？沉草走过爹的堂屋，隔着门帘，看见爹正站在凳子上打开一叠红木箱子，白金钥匙的碰撞声在沉草的耳膜上摩擦。沉草的手指

伸进耳孔掏着，他记起来那天是月末了，爹往常在堂屋独自清理钱财。沉草想起日后他也会扮演爹的角色，爹将庄严地把那串白金钥匙交给他，那会怎样？他也会像爹一样统治这个家统治所有的枫杨树人吗？他能把爹肩上那座山搬起来吗？

沉草归家后被一种虚弱的感觉攫住，他忘了那是第几天，他开始用麻线和竹片编网球拍子，拍子做好以后又开始做球，他在女佣的布筐箩里抓了一把布条，让她们缝成球形。女佣问二少爷你玩布娃娃？他说别多嘴我让你们缝一个网球。球缝好了，像梨子一样大。沉草苦笑着接过那只布球，心里宽慰自己只要能弹起来就行。沉草带着自制的球拍和球走到后院。那里有一块谷场，他看见四月的阳光投射在泥地上，他的影子像一只迷途之鸟。后院无人，只有白痴演义坐在仓房门口的台阶上。沉草朝演义走过去，他把一只拍子伸到演义面前。他想他只能把拍子伸到演义面前，“演义，我们打球。”

他看见演义扔掉手里的馍，一把抓住了那只拍子，他高兴的是演义对网球感兴趣。演义专注地看着他手中的布球。沉草往后跑了几步，摇动手臂在空中抡了几个圆，他听见布球打在座线上咚的一声飞出去了。

“演义，看那球。”

演义双目圆睁盯着那只布球。演义扔下拍子，矮胖的身子凌空跳起来去抓那只布球。球弹在仓房的墙上又弹到地上，演义嗷嗷叫着去扑球。沉草不明白他想干什么。

“演义，用拍子打别用手抓。”

“馍，给我馍。”